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十日谈

上

[意大利]薄伽丘/著 马峰/译

Shi R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I546.43

811-5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十日谈

(上)

[意大利]薄伽丘 著
马 峰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十日谈(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十日谈

1934年,可怕的黑死病从地中海沿岸蔓延到中欧,为躲避瘟疫,有三男七女从佛罗伦萨逃离,移居一座别墅。为消磨时光,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里共讲了100个故事,这就是《十日谈》。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僧侣欺骗的虚伪,抨击了禁欲主义,讴歌高尚的爱情。

故事无拘束地自由道来,表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这正是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和但丁《神曲》相映,《十日谈》被称作为《人曲》,它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先驱。

作者薄伽丘(1313—1375),散文之父,意大利重要的文学家,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他作品有《菲洛克洛》、《菲亚美达》、《亚美托的女神们》等。

The Decameron

Giovanni Boccaccio's *Decameron* was a collection of ten times ten tales by ten individuals who had retired to the countryside of Florence to wait out an attack of the plague. Although Estrella was blissfully free from plague this year I still take my inspiration from him and present to you an "Estrella Decameron" of tales told at, about, or composed upon the Estrella War.

A collection of tales from many sources by Boccaccio, written probably over many years, but assembled in their definitive form between 1349 and 1351.

Boccaccio (1313—1375): the father of prose and a famous Italian writer. Other works include *Ameto*, *Il filostrato*, and *Teseida*, an epic in ottava rima.

原 序

给烦恼的人以同情是合乎情理的事，所有的人都应该这么做，需要慰藉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过慰藉的人更是不可推卸。在需要安慰，而确实幸运地得到的人当中我就是。从青春年少到现在的我，一直被一种崇高的爱情所纠缠，我如加以吐露，人们会认为我这种非分之想与我卑微的身份很不相符。虽然一些知道我的爱情的知书达理的人对我颇加赞叹，我却始终忍受着巨大的煎熬，虽然不是因为我所爱的女郎心如坚石，而是由于难以驾驭的欲望在我心中点燃的烈焰，那些欲望不是理性的量度所能左右的，它们常常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

当我苦闷的时候，我的痛苦因朋友的循循善诱和谆谆开导大大减轻了，以致我确信，是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留住性命。万能的上帝根据亘古不变的法则规定尘世万物均有归属。虽然我的爱情灼热无比，虽然任何徘徊、规劝、露骨的羞辱和不言而喻的危险都不能让它破灭或减少，但我祈求上帝让它随着时光的推移自生自灭。它终于泯灭，只剩下爱的激情赐予那个无缘在爱的无边大海中远航的人的快意。我原先感到满目凄凉，现在脱离了苦海，心情特别舒畅。

我的痛苦虽然已经过去，那些曾为我一洒同情之泪的人给予我的恩情我并没有遗忘，我相信我不会忘记他们的高尚情谊，除非我死了。我一直认为知恩图报是最值得颂扬的美德，而忘恩负义则应受到谴责。既然我现在已毫无牵挂，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决定竭尽全力、结草衔环向那些关心过我的人献上一些欢娱安慰。我的慰藉对那些聪明睿智、满面春风的人不一定有

效,但起码对另一些人是适用的。即便我的帮助或者安慰对于需要它的人可能不足挂齿,我仍然应该涌泉相报,因为它在那些最适宜的场所会起更大的影响力,会受到更多欢迎。

无论任何人,没有谁能否认淑静的女子比男子更需要我的帮助。是啊,她们娇弱的胸怀羞怯地隐藏着恋爱的火焰,曾经体味或者正在体味爱情的人都明白,郁积的情焰比公开大方的更热烈。另外,女子必须服从父母、兄长和丈夫的压制,不能尽情欢乐。绝大多数女子在香闺的小天地里蛰伏筒出,百无聊赖,心情缭乱,不可能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假如炽热的欲望引起哀愁,而没有新的思绪加以消遣,她们只有把它藏在心底。何况女子比男子更难得到宽慰。堕入情网的男人有不同的情况,这是人所尽知的。他们若有愁苦悲伤,不缺缓解消除的办法。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有很多可游目骋怀的事。他们可以打猎,垂钓,驯鹰,驰马,赌博,经商。通过自己的办法,每个人多多少少可以打起精神,改换一个心境,从而减轻痛苦得到安慰。

柔弱的女子对造化并不强求,命运给予她们安慰时却非常吝啬。为了弥补命运的缺憾,也为了安慰多情种子(别的女子有针线、纺锤、捻纱杆排遣苦闷),我在这里讲述了一百个故事,也可以说一百篇寓言,一百件轶事,一百段野史,可随你的意愿称呼它。那是由七女三男共十个正派的青年在最近这个瘟疫遍行、哀鸿遍野的时期分十天道完的。中间还空插许多女郎们唱的娱乐的歌曲。这些故事中既有悲欢离合的爱情纠纷,也有古往今来曲折离奇的事件。淑女们看了能够消愁解闷,聊以自慰,同时得到有用的教训,知道什么应该回避,什么可以模仿。如果天遂人愿,达到期望的效果,她们不妨感谢爱神,我有可能为她们提供的欢娱是因为爱神让我摆脱了羁绊。

第一日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的天赋都是悲天悯人的。我知道，在你们眼中这本书的开端未免沉重凄惨，令人想起前不久那次可怕的瘟疫，死亡遍地、十室九空的情景伤心惨目，亲历或耳闻的人至今仍心有余悸，那惨象仍历历在目。可是我不希望你们在打开本书之前就退缩，认为阅读时会叹息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凄惨的开端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险峻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风光旖旎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疲劳，坦荡平卧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度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苦痛也会变成快乐。经过短暂的痛苦（我说短暂是由于它只有几页），接下来的是甘美和愉快，这一点我事先作出承诺，免得你们因我不事先交代而不耐下性子等待。说真的，如果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带领你们沿着一条不算崎岖的道路到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方，我很愿意那么做，可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看到的事件的铺衬，不追溯背景无法写下去，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想写的文字。

上帝的儿子化身降生之后，过了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壮丽繁华的都市——那有名的佛罗伦斯——流行一种致命的瘟疫。这种病发源于东方，究竟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罪孽上帝要惩罚我们，还是上帝受了天堂的人们的怂勇，这还不大了。在短短的数年内，竟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并且从东到西，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逐渐蔓延。为了防止这种疫病，人类用尽了智慧，但都毫无效验。清除城市的污秽之地，禁止病人入城、指出个人保健的要点，颁布实行种种的卫生法令，笃信上帝的民众举行仪仗严肃的巡礼和其他各种仪式。但到了那年春天，奇异而可怕的后果开始发生

了。在东方染上瘟疫的病人鼻孔出血，是必死的症状，但这里的病状有点不同，染疫的男女，都在胯或腋下，隆然肿起一种和鸡蛋大小相似的核瘤，人们叫它疫核，这疫核会从人胯或腋下传播到全身。但后来病症又变，只在病人的臂部、腿部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许多或大或小的紫黑色斑点。这种斑点也是必死无疑的预兆。

医师的劝告和药物的救治都不能阻止这种疫病的蔓延，许多不学无术的人，因为社会的需要，也象受过训练的医生一样，开始行医治病。究竟是根本不可能治好这种病，还是医生无能，找不出发病的原因，不能对症下药，没有人能弄明白这个问题。多数病人，大概都是在疫核出现后的三天内便死亡了，有许多病人根本没有发热或者别的迹象；在这场瘟疫中能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这种疫病十分可怕，传染十分迅速，即使是健壮活泼的人，只要一走近病人，便会传染得病，就像猛烈的火焰吞噬附近干柴一样，更不用说和病人谈话或接触了。哪怕是碰一下病人摸过的东西或者穿过的衣服，都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或者不是可靠的朋友告诉我，我真不敢信那骇人听闻的事，更不用说写下来了。因为这病的残酷，不仅能由这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而且由病死的人的衣物也能传染，能传染到别种动物身上，许多动物竟因此丧命。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件事：大路上放着一些病死的穷人的破旧衣服，沿路来了两头猪，象往常找东西吃的时候一样，伸着长鼻子拱了拱破旧的衣服，然后又嚼了一阵子，突然两头猪都倒在破衣服上，象吃了毒药似的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依然健康的人中间带来许多焦虑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实施一个相当残酷的措施：尽量避开病人和他们的东西，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持健康。不少人以为生活有节制、禁戒一切过度的行为就能免受灾病之祸。所以他们三五结伴，藏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

尘世。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坦些,适度地享用美酒佳肴,遇事适可而止,不与任何人谈话,对外界的死亡或疾病的情况不管不问,借音乐和别的力所能及的娱乐度过光阴。另一些人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说只有敞怀吃喝,纵情快活,尽量让自己的欲望满足,纵情玩乐,才是对抗疫病的灵丹妙药。他们说到做到,尽力实现愿望,夜以继日地从一家酒店逛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大笑狂歌,甚至冲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这一点很轻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聊以偷生,似乎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家业都置之不顾,许多私人住宅好像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只要愿意,可以随便走进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横下一条心,飞扬拔扈,连病人见了他们也躲让三分。

我们的城市陷进如此深重的灾难和浩劫,以至于令人敬畏的法律和神圣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实际上,执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普通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余下的和家人一起闭门不出,压根不能行使职权,所以人们无法可依,为所欲为。除去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很多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态度,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困闭室中,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尽情享乐,而是依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囚禁,而是手拿芬芳的花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时常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相信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抵御充斥在空气中的死尸、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更有些人残忍无情(仿佛那样比较安全),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有效的办法。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们只关心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背离城市、家宅、亲人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里,好像认为上帝为了处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降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推延到别的地方,还以为谁都不应该留在城里,否则末日将至。

人们各持己见,议论纷纷,但并非所有的人全都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全性命。事实上许多染病的人分布在各处,他们健康

时是善于养生的样板,得病之后遭到抛弃,孤零零地奄奄一息,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指望街坊邻居互相照应了。人类似乎都六亲不认了。亲戚朋友大都老死不相往来,叔父遗弃侄儿,哥哥、姐姐遗弃兄弟,乃至妻子遗弃自己的丈夫,好象都是平淡无奇的事。最难以相信,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是父母不愿照顾自己亲生的子女,好象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样。

大多数得病的男男女女都无人照顾,只得求助于极少数侠义的朋友,或者贪婪的仆人。因为在这时候,哪怕是提高工资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受雇。就是有几个愿意受雇的,也都是些粗鲁无知的人,没有看护的常识,只能是病人要什么给什么,或者看看病人何时断气给病人送终。这些仆人在挣大钱的同时丧命的也不可胜数。正因为一旦染病无人过问,亲戚朋友不相往来,仆人又十分难雇,就发生闻所未闻的怪异风俗。美貌的贵妇染了病,会毫不犹豫地雇用壮年的男子做侍仆,当病情需要时,会象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一样毫不害羞地裸露身体的任何部位。所以一般病愈的妇女比以前的道德观念要松懈,这大约也是原因之一。

许多本来可以保住性命的病人,由于无人照顾或者照顾不周,大都死了。再加上疫病传染力极强,而且缺人照顾,城中居民无论在白天黑夜都大批大批地死亡,这种情况只要睁眼看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不需要调查探问。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人们中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和以前大相径庭的风俗习惯,这都是因为在疫病中人们需要的啊。

按照以往的风俗(如今也是这样),谁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女人同死者的女眷合在一起,为去世的人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其他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口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教士来了,他们的级别要依据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抬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跟在后面,蜿蜒着前往死

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当疫情日益严重时,这些风俗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而新的规矩随之而起。病人临终时不但没有女人们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一个人在场,能够获得家属的真心哀伤和辛酸眼泪的人少而又少。与之相反,大多数活着的人及时打闹嬉笑。本来女人天性富于同情,而今为了身体健康,竟出乎意料地学会了那种风气。守护尸体去教堂的邻人最多十来个儿。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声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职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最下等之徒。他们步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在世时指定的教堂,而通常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完事。他们后面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寥寥无几,甚至有的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工夫一本正经地进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扔下灵柩就草草了事。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流阶级的情形更凄惨。他们因为贫穷,或者企图侥幸,大多留在家里,染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顾,只有死这一条路才可以走。白天黑夜都有许多人倒在路上,虽然另一些人死在家里,也直到尸体腐烂发出恶臭时才被邻居发现。

市民当中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习惯:一旦发现哪家有死人,就找一些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对死者发慈悲,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妨碍他们自己的健康。第二天早上,街上路人会看到无数的尸体。接着运来棺材,棺材不足,往往就把尸体放在木板上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放着两三具尸体:夫妻、兄弟或父子。两三具尸体,同时用一个尸架抬出去,也是平常的事。礼拜堂出来的牧师,两人一队,拿着十字架在前面走着,后面常跟着三四个尸架,由脚夫抬着走;牧师原以为是给一个人举行葬礼,结果常是不约而同地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葬下去。过去,人们习惯于以点烛送殡表示哀悼,而在那时,对于一个死人,比今天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会被认为是极其平常,无足轻重的小事。容忍在以前被认为是在日

常生活中找不到,学不会的美德,到这时,宽宏大度的君子随处可见,因为就连最鲁莽的人,由于受了空前的灾难,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

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都有整批整批的尸体运进礼拜堂的坟场,以至于尸满为患。那些拘泥古制要家属合葬的人,更感到坟场不够。后来由于坟地全部葬满了,只得挖些既深又宽的大坑,几百人合葬在一起。为节省挖坑的劳力起见,常把初运来的尸体像海船装货一样摔到坑底,只盖上薄薄的一层泥土,然后把尸体一批一批地扔进坑里,直到装满才真正地埋起来。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惨状触目惊心,一言难尽,我不忍继续详谈,但需要补充的是,城里凄风惨雨,近郊和乡村并不因此而能躲过浩劫(先不说小城堡,那里的惨状和城里几乎一样)。乡下分散的小村子里,穷困的农民和他们的亲属缺医少药,更谈不上佣人照顾,日夜都有人像牲口一样死在家里、路边和田野。他们也和城市居民一样恣意作乐,自暴自弃,放弃了农活和田地,每天都在等待死亡而不再料理牲畜、土地和自己辛勤劳作的果实,过一天算一天,只顾把手头有的东西吃光用尽。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对人一直极其忠诚的狗都被赶离家园,在没有收割庄稼的田地里任意徘徊。许多牲畜看起来很有灵性,白天在田野里觅食吃饱之后,一到夜里,尽管没有牧人带领,也会主动回到住处。我们暂时抛开乡村再回到城里,苍天无眼,置人于不顾,人的心也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来因为疫情猛烈,二来因为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想照顾,任其自生自灭,从三月到七月,据说费逻伦斯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发生那场该死的瘟疫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竟有这么多人。唉,有多少堂皇的宫殿、豪华的住宅、漂亮的府第以前人丁兴旺,达官和贵妇济济一堂,而今连佣人也全都死绝,一个不剩!有多少名门贵族的产业、庞大的财富留下来而无人继承!多少强壮的男子、如花似玉的姑娘、头角峥嵘的青年,

就连加兰诺、希波克拉底和埃斯库拉庇乌斯也会看成是健壮的人，早晨还同亲友伙伴一起欢乐聚餐，晚上却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在另一个世界共赴黄泉了！

必须言归正传了，因为叙述这么多不幸的事，我也感到悲伤，乏味。费逻伦斯城里的居民多数都死亡了，所以礼拜堂里已经很少有敬神的集会。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庄严的圣玛利亚诺维拉礼拜堂，出现了七个年轻的女人，她们穿着恰合时宜的丧衣。她们的关系，无非是亲戚、朋友、邻居。其中最小的女郎，只有十八岁，而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八岁，所以均在妙龄；她们都是名门之后，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个个都是容颜姣好，体态轻盈，丰姿绰约。

如果理由不充分，我必须把她们的真实姓名写出来，但因她们下文所说的和所听的，的确有使她们难为情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慎重行事。况且目前社会的风气不象以前，又严谨了，而在她们当时，由于上文所说的缘故，人类纪律十分宽松，即使一些比她们老些的人也都享乐至上，何况这几位妙龄女子呢？再则我也不愿让那些妒嫉成性，对别人的生活隐私说三道四的人，用这些话作为抨击贞洁的妇女的口实。我只得根据各人的品格，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以便让读者明明白白，毫无困惑地知道她们的个性。

取年龄最大的作为第一个，我们不妨称她做潘德尼雅。第二个叫菲亚美达，第三个叫菲洛梅娜，第四个叫爱梅里亚，第五个叫那丽塔，第六个叫内雪莱，最后一个理所当然地叫艾莉莎。她们事先并没有相约，那天在教堂不期而遇，见面之后大家围成一圈，长吁短叹，无心作祷告，便开始谈论眼前的情况和一些别的事。过了一會兒，大家不说话了，于是潘德尼雅开口说道：

“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和我一样，一定常常听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导致别人的死亡也不违法。假如说人们的权利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维护自己的权利

的做法法律又认可,那么我们和任何别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采取力所能及的不妨碍别人的行动,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一想到今天早上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各种设想,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我们大家早晚要为自己的下场提心吊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都具备女人的感情),既然我们都面对着完完全全的威胁,为什么不设法躲避?在我看来,我们留在这里就像是喜欢或者愿意观看有多少尸体运来埋葬,或者倾听教堂里寥寥无几的修士在规定的时唱圣歌,或者身着这身黑色的丧服向每一个到这里的人表示我们落到了多么悲惨的境地。我们一走出这门口,见到的除了病人便是在搬运途中的死尸,再不就是犯有罪行、被当局放逐的犯人,他们明白执行法律的官员如今不是死了就是病人,便毫无顾忌地在全国四处乱跑,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嘲讽。我们见到的还有吸饱我们血的城市的渣滓,他们称呼自己为掘墓人,飞扬跋扈,到处横行霸道,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嘴里还哼着流里流气的小调,拿我们的不幸开玩笑。我们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快断气了’。假如说还有人为死者感到悲伤的话,我们听到的只会是一片哭声。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不是与我相同),发现原先人口云集的家里只剩下一个使女。我吓得毛骨悚然,在屋里走动时,好像看到了死者的灵魂,不是时常见到的熟面孔,而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叫我心惊胆战的别的恐怖形象。因此,不管在这里,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总是不舒服,眼下更是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凡是心脏依然跳动、还能走动的人好像都不住在城里了。我经常观察到别的人,不顾廉耻,无论独身一人也好,成群结队也好,夜以继日地吃喝玩乐,为所欲为。不单单是世俗的自由人,甚至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出家人也觉得别人在干的事他们都可以做(清规戒律早已破除,他们沉浸于肉体的快感中,以为这样就可以得救),变得淫乱侈逸。假如情况如此(情况显然如此),我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我

们还等什么？我们还存有什么幻想？既然问题牵连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凭什么要比其他的市民落后，迟迟不采取措施？难道我们以为自己不如别人？难道我们觉得维系我们生命与肉体的链条比维系别人的更坚固，而不需要提防伤害我们生命的威胁？我们错了，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假如我们有那种想法，那无异是糊涂透顶！只要想想这场残酷的瘟疫夺走了多少年轻年老的女人的生命，目前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因为疏懒或迟疑，我们虽想逃避却没有想出逃避的办法。我以为唯一的（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有同感）万全之计就是和许多在我们之前的人一样离开这个城市，同时要像躲开死神那样躲开别人放荡的行为。我们大家在乡间都有好几处别墅，为什么不搬到乡间去住，过清心寡欲的日子，在不超越理智的范围之内，任自己的兴趣宴饮欢娱。

“我们在那里可以鉴赏象大海一样荡漾着的麦浪，可以眺望青山幽谷间形态各异的树木，可以倾听鸟儿动听的歌唱，我们还可以抬头仰望那深邃穹远的天空，虽然上帝正在对人类泄愤，但永恒的美丽，是永远不变的，与我们在城墙内所看见的天地，当然会大不相同。那里的空气是比较清新的，我们可以找到生活上有趣味的东西，又可以减少忧愁。虽说乡村的人们也和城市的一样在病死，但毕竟人口稀少，我们所能看见的悲惨的事情，当然会少了。更进一步说，又没有人怀疑我们遗弃了别人。说老实话，我们是被人遗弃的，我们孤苦伶仃地在这种苦难中受煎熬，因为我们的亲属，死的死，逃的逃”

“实行我的建议，我们是无可谴责的；不赞成我的建议，只能得到痛苦、烦闷或死亡。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带些仆人卷起我们必需的物品，逃出城去，享受一下时代所允许的住在别墅中的快乐生活。让我们美好地生存下去，睁大双眼，看看上帝怎样结束这场瘟疫。并且记住：邪恶的留下，有损于他人；圣洁的出奔，却无害于我们。”

大家听了潘德尼雅的这番话,不仅称赞她的意见,而且表示愿意照着做,甚至着手讨论实施的细节,好像一起身就出发似的。可是菲洛梅娜十分小心,她说:

“姐妹们,潘德尼雅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想走就走。要记住,我们都是女人,年龄都不小了,我们都知道,假如没有男人参与,一群女人聚在一起是做不成大事的。我们生性变化无常,不安分,小心眼,又胆小,所以我很担心:如果仅仅是我们几个而没有男人领头,我们很快就会解散,并且闹得不愉快。所以我们在决定之前还得从长计议。”

艾莉莎插嘴说:

“一点不假,男人们的确是女人们的领袖,没有他们帮忙,我们做事很少能圆满成功的。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男人陪伴?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男性亲戚大多已经丧生,活着的也像我们想做的那样,各自结伴,逃得无影无踪。请陌生人同行又不恰当。如果我们以性命为重,就得想出妥当的办法。我们既是出于需要去寻求安全,就不能招来麻烦和流言蜚语。”

正在这时,礼拜堂中,出现了三个青年男子,其中最小的一个,看来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他们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恐怖、亲友的死亡和对自己生存的恐惧而失去生活的热情。他们三个,第一个名叫巴德洛,第二个菲洛斯特拉托,第三个狄若纽。他们十分快乐活泼,时常去看望他们的情人,去安慰那些痛苦的灵魂。巧得很,这七位女子中就有他们的情人,其余的女子,也和他们有亲戚关系。当这些女子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这些女子,于是潘德尼雅情不自禁地嫣然笑道:

“看看吧!这几个谨慎而又侠义的男子,应该是上帝派来完成我们的计划的,如果他们不被我们拒绝,他们一定愿意做我们的向导。”

内雪莱的情人正是三个青年当中的一个,她羞红了脸说: